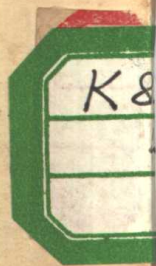




人民的兒子

莫理斯·多列士著

人民出版社



人民的兒子

莫理斯·多列士著

趙 廣、金 銘譯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M. THOBEZ
FILS DU PEUPLE

Editions Sociales
64, Boulevard Auguste-Blanqui
Paris, 1949.

本書根據巴黎社會書刊出版社一九四九年法文版譯出



莫理斯·多列士

俄文版序言

杜克洛

正當法國工人階級及全體勞動大眾反對資本主義剝削，反對帝國主義製造新戰爭的偉大門爭進入重要階段時，法國共產黨總書記的自傳「人民的兒子」第二版的俄譯本出版了。

如果熟悉法國共產黨歷史的話，那就不難了解這一門爭的性質和意義。莫理斯·多列士是偉大的斯大林的忠實學生，是爲自由、和平與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的熱烈戰士。他的傳記實際上正反映出法國共產黨的歷史。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召開的共產黨及工人黨情報局會議指出，「馬歇爾計劃」及其附件大西洋公約和軍事援助方案等等在美帝國主義者的把持之下起了經濟、政治與軍事槓桿的作用，並且被美帝國主義者利用來奴役西歐國家，以達到製造反蘇反人民民主國家的侵略戰爭的目的，達到鎮壓國際工人運動及整個民主運動的目的。

在物質上備戰，在越南進行殖民地戰爭，佔法國國民收入大部分的軍事預算空前增加；美國故意把日益成熟的經濟危機輸出到法國及其他僕從國家，給它們製造了許多困難；法國經濟變爲半殖民地式經濟的趨勢愈益明顯；法國資本家甚至一再把工人工資降低到吃不飽的地步藉以增加自己僅有的收入份額，而力求補償美國競爭者帶給他們的損失——以上這些，都促使剝削工人階級的行爲變本加厲，使勞動大眾的失業現象和貧困程度加深，使勞動農民及中等階級若干階層的

境況更形惡化，雖然他們境況的惡化只是由於工人階級購買力減低的緣故。

法國統治者這些賣國賊，厲行壓制辦法，利用國會中的多數，施行野蠻的警察法規，並和新法西斯戴高樂勾結進行陰謀，其目的是要對他們急如星火地訂出計劃來的新戰爭完成政治上精神上的準備，尤其是對於勞動大眾為反對製造軍用物資，反對裝載運往越南的武器，反對運卸美國武器而日益採取具體有效方式的鬥爭，加以破壞。

隨着無產階級及全體保衛和平者有組織的力量增長及鞏固，驚慌失措的壟斷資本家更積極更野蠻地迫使法國國家機關及法西斯匪幫一起來維護自己的利益。

就在這樣的條件下，一九五〇年春，法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依靠聯合所有和平民主力量，進行了激烈的鬥爭。

幾百萬工人參加了罷工鬥爭，要求增加工資，不論對個別資本家和資本主義托辣斯，不論對國家本身都不讓步，因為現在國家在礦井、在頗大部分的工廠及運輸與銀行等的基本部門中就直接居於資本主義的老闆地位了。

一方面在工人階級統一戰鬥的口號下，另一方面在全體勞動大眾與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口號下，強大的罷工運動正在開展起來。

法國共產黨及其總書記多列士早就指示過爭取鬥爭勝利所必需的條件了。工人愈來愈明白：反對飢餓、貧困和反對法西斯的鬥爭是和爭取和平鬥爭這一當前的主要要求分不開的。正如多列士所着重指出：法國工廠和兵工廠，碼頭和鐵路，科學研究所和實驗室有幾百萬勞動者已參加了保衛和平的鬥爭，他們反對為反蘇侵略戰爭製造武器，反對貯存及運輸武器。

「人民的兒子」一書給我們指出，多列士在這二十五年中，怎樣教導法國共產黨，他說，黨

的主要任務應當是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無條件擁護蘇聯，有效地團結殖民地人民。一九二五年多列士以反對摩洛哥戰爭委員會主席身份，親自爲這種團結作了榜樣。現在法國受賄的部長們，資產階級政黨的首領及靠着榨取越南人民血汗發了財的將軍們，都支持對越南的「骯髒的戰爭」，而法國勞動大眾對這個卑鄙的骯髒戰爭提出了有力的抗議，這一事件很明顯地表現出了團結殖民地人民的精神。

法國共產黨在多列士領導下，以共產黨情報局一九四七年會議所作國際形勢分析爲指針，在工作中善於把反帝國主義反戰爭反美國霸權的鬥爭口號，把爭取法國獨立、光榮和自主，爭取和平的口號普及化並且體現到具體事實中去。

讀者將從這本書中知道，多列士一直在教導法國共產黨，把工人階級行動一致，鞏固無產階級與勞動農民的聯盟，指責自己隊伍中形形色色的宗派主義和機會主義等工作看成是黨進行鬥爭的必要條件。

美帝國主義者及其法國走狗最近施用各種詭計，企圖破壞工人階級的統一。右派社會黨的領袖們是資產階級及其反動、高壓、戰爭政策方面的主要支柱，他們企圖破壞總工會以及工人階級和勞動大眾的其他組織。

所以這些企圖都遭到了失敗。已經起來鬥爭的法國勞動人民對於那些挑撥離間者所說的話，從未聽信過，現在不聽信，將來也不會聽信，因爲他們知道這一類的話都是出於敵人之口。相反地，勞動人民爲擁護自己所提的要求而行動日益一致，並且我們有充分的根據來說：爭取和平的鬥爭對勞動大眾的行動一致又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正因爲如此，杜魯門的走狗們不得不在法國組織法西斯黨羽鐵托——蘭科維奇匪幫的間諜網。法國及其他國家裏的鐵托間諜及奸細的任務是首

先依靠那些動搖及不堅定的知識分子來做破壞工作，以反對保衛和平的民主運動。

法國共產黨在多列士領導下，當這種企圖還在萌芽時期，就把它打破了。法國民主黨派及民主組織一致譴責貝爾格萊德間諜殺人犯集團。鐵托南斯拉夫駐巴黎的大使館竭力想把一些先後被法共開除的人組織在它的周圍，這樣一來，它捏造的無恥謊言說我們黨內彷彿已開始有了鐵托派，表面上就好像是真的了。但這是徒勞無功的。不管法國警察及右派社會黨人莫克在這方面怎樣幫助鐵托，鐵托駐巴黎大使館政治上的挑撥離間還是一敗塗地。公開宣佈自己為鐵托擁護者及鐵托之友的法國人中總共有兩三個孤立的完全脫離羣衆的知識分子，還有一些過去是納粹間諜或現在是英美間諜的流浪分子。恰好相反，保衛南斯拉夫被迫害及繫獄民主主義者委員會中，就有許多非共產黨員做了領導人物，他們參加這個委員會證明法國廣大的民主團體都支持着反對鐵托及其犯罪集團的鬥爭。這個維護真理的真正的鬥爭也為大戰時參加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軍的法國志願軍所積極支持。法國的鐵托間諜到處受人們的唾棄。如果他們胆敢公開出現，人們就要抵制、咒罵，叫他們明白，在法國民主力量的隊伍裏面，他們是沒有地位的。

以多列士為首的法國共產黨用匈牙利審訊拉克叛國案及保加利亞審訊科斯托夫叛國案的實例，向法國一切勞動人民及一切正直的人指出，鐵托走狗正在充當帝國主義的助手，充當它們的僱傭土匪及間諜。法國鐵托匪幫之被揭穿造成很重要的後果。鐵托受帝國主義主子指使而戴上的「共產黨員」假面具在法國已欺騙不了誰。而現在鐵托在法國所作的宣傳就只能限於宣傳……南斯拉夫中世紀的武器。法國歷史博物館特闢一間大廳供鐵托支配，裏面也陳列有古老的南斯拉夫壁畫和聖像。但是人們從這些紀念物上面可以看出其背面，即南斯拉夫人民有其英雄光榮的歷史，可以看出這個民族能夠為它的獨立、反對壓迫者而鬥爭，這些壓迫者無論在中世紀或近幾百

年來一直奴役着他們，其中也包括斯大林稱之爲最殘酷的土耳其同化者。鐵托已經將南斯拉夫出賣給美國，但南斯拉夫人民將要從現在奴役他們的美國人手裏解放出來。現在任何法國的報紙，愈是反動，向美國大使館領取津貼聯繫就愈密切，就愈熱中於支持鐵托及其黨羽。巴黎某家金融小報稱鐵托南斯拉夫被選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爲「正義和自由的勝利」。出之於這類集團的這些讚揚只是使貝爾格萊德法西斯間諜及殺人犯匪幫的代理人暴露其真面目而已。鐵托是個很平凡的奸細，被反動派利用來作反蘇反社會主義的誣蔑宣傳的。鐵托是戰爭販子的走狗，準備使盡一切卑鄙伎倆，來爲戰爭販子服務。現在法國每個人都明白，鐵托奸細是華爾街的下賤的走狗。因此，鐵托匪幫之作爲帝國主義手中真正武器的作用，要比當初的估計小得多了。鐵托——蘭科維奇匪幫法國代理人的失敗，無疑是多列士領導的法國共產黨的巨大勝利，是法國民主力量整個的勝利。但這個勝利不應該使法國共產黨及其領導者失去警惕。我們可以肯定，美帝國主義妄想破壞和平力量的新企圖是不會放棄的，他將採取新的更精細的奸詐辦法。正因如此，所以反對鐵托走狗的經常鬥爭是爭取和平、爭取法國光榮和獨立的整個鬥爭的必要部分。法國的最熱心的保衛者是多列士，圍繞着工人階級的一切民主與愛國主義力量對於他的信任正不斷增長着。

多列士所領導的共產主義者——共產黨員不愧爲真正的法國人，都獻身於保衛祖國切身利益

的戰鬥中。他們鄭重聲明：法國人民不願做帝國主義侵略的工具，法國人民不對蘇聯作戰，不對強大的爲偉大的列寧斯大林黨領導的蘇聯人民作戰。

法國共產黨的這個莊嚴而堅決的誓言，每天都由動員更廣大力量來進行反對侵略者的鬥爭加以證實了。現在這個黨的領導者多列士把他的「人民的兒子」一書貢獻給一起工作的同志們，一起鬥爭的戰友們，貢獻給一切勞動的、受苦難的及滿懷信心的人們，貢獻給在馬克思、恩格斯、

列寧、斯大林旗幟下爲爭取偉大的自由、和平及社會主義事業在法國獲得勝利而奮鬥的人們。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七日 巴黎

(侯煥良譯)

目 錄

俄文版序言	杜克洛一
第一章 覺醒	一
第二章 學習	二五
第三章 爭取團結	五〇
第四章 人民陣線	六八
第五章 在希特勒威脅下的法國	八五
第六章 戰爭	一二三
第七章 我們的戰鬥——爲法蘭西的復興，民族獨立，及和平的戰鬥	一三六
第八章 共產黨人要求什麼？	一六〇

第一章 覺 醒

我的父親和我的祖父都是礦工。就我記憶所及，我所能想起的，無非是礦工們苦多樂少的艱難生活：淒涼的礦工住宅，露天堆煤場的進口道，在地下幾百公尺工作得精疲力盡的礦工們的步伐，有時候偶有手風琴聲，放鴿的競賽，以及鄉村節日所歌唱的有疊句的歌謠。在這一幅單調暗淡的背景上，突然出現了一長列染着污漬的黑色或綠色裝煤車，顯得更強烈更刺目，遠遠地更看到許多白木棺材，在敞棚裏成行地排列着。我彷彿又看見男男女女和小孩向各方亂跑，互相碰撞，互相擁擠，跑去又跑回，或在原地方亂轉。各大門都有憲兵把守，嘶喊的羣衆擁到門邊便四散分開……隨後我的一切回憶漸漸互相貫串起來，變得確切而清楚，景物和色彩也顯得更分明更清晰了。我記得我那時快到六歲了。我生於一九零零年四月二十八日，我的生命幾乎是同二十世紀同時開始的……

有一天，和別的日子一樣，我正和礦工住宅區的孩子們在一起玩耍，忽然一陣沉悶的隆隆聲，一些遠處的脚步聲和木板觸石板路的響聲，引起了我們的注意。同時很多人朝着同一方向急忙地奔走，我也就跟着他們跑去。放開脚步奔跑，趕過那些喘着氣的老頭子，趕過那些抱着新生嬰兒的女人，原是有趣的事。有人在喊：

「在古利埃爾！在麥利古爾礦井！死了一千三百人！」

我就這樣，在一九〇六年三月十日，在那冰冷的霧裏，盡我兩條小腿可能有的速度，在郎斯

路上，奔馳了七公里；那就是說，跑了從麥利古爾礦工住宅區到諾頁爾·郭多的那一段路。在這周圍一帶的各鄉村，所有的礦工這時都丟下了工作，女人和孩子都互相推擠着，互相詢問，擠成一堆，圍成一團，熙熙攘攘，好像從戰場上敗退下來有死亡的陰影追逐着的軍隊一樣。

到了麥利古爾以後，我最初甚麼也看不見。人羣的浪潮快把一段長磚牆上的高鐵柵欄門擠壞了。鐵門後面有一些混身漆黑的人在那裏騷動；他們很忙，頭上都戴着帽兜子，套着一種很奇怪的東西。在遠處，大霧中，隱隱看得見礦井上的鋼骨井架，機輪都停住不動了。在這種悲慘的景象裏，蕩漾着一種潮濕的煤屑氣味，燒焦的氣味和煙的氣味。不久，慟哭聲和咒罵聲通通起來了，頭髮散亂的女人們在嘶叫。起了像浪花一般的騷動。有人主張打進鐵門去。騎馬的憲兵突然出現了，他們把馬頭向人羣衝來。

但是這時候，越來越密集的人羣，一隙空地也不讓出來；尖銳的聲音從各方面叫喊起來：

「把真象告訴我們……告訴我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讓我們看一看！……讓我們進去！……」

「我的丈夫在井裏呢……」

「我的幾個孩子都在井裏呢……」

「我的全家都在井裏呢……」

我記得，後來我和別的孩子們回到了村裏，都很疲乏，很頹喪，很長的時間都沒有玩耍，也沒有吵架……

此後幾天，我又到麥利古爾去看。憲兵很多，所有的人都穿上了黑的喪服。沿礦工住宅區，各家的門口都有人在哭；孩子們緊緊地靠着他們的母親。這些村莊的周圍各地，如薩羅米納，比

依·孟蒂尼等，都是同樣的景況。各處堆東西的敝棚都變成燈燭輝煌的靈堂了。人們都帶了一種感謝的神情，談論着從魏斯特法黎亞來的救護隊。

隨後，「悲哀的行列」，即是說，那些不幸的犧牲者的殯儀，便在大雪紛飛之下出現了。

這一件可怕的災禍震動了全國。好久以來，這些被人叫做「煤黑子」的礦工，對於吃不飽的工資，對於過分勞苦的工作，對於安全設備不够的工作條件，已經在抱怨了。這時，忿怒都集中在煤礦公司的身上。爲了公司增加它們的利潤，一千三百個工人已在礦井的深底遭到了慘死。慘死者才被埋掉，貪得無厭的公司，又要招募新工人來代替死者；他們需要新的犧牲品。失望與反抗從這一礦工住宅區傳到另一住宅區；倖免於死的人一致拒絕上工；罷工便這樣爆發了。

於是一支正規軍開來佔領了礦場。

各村莊中，各廣場上，一羣一羣的人集合了。路上也展開了長長的行列。這些人已不再是三月十日那天一樣發瘋似的烏合之衆了；人們帶着陰沉的目光發出他們忿怒的呼聲，或是低聲談論那些長眠地下的伙伴。

有一隊以紅旗爲前導的示威行列，在愛南利達地方的路上，撞上了憲兵。那一天，我母親正帶了我同我的兄弟與妹妹進城去。我們也摻在隊伍裏跟着走。突然，前頭的隊伍停頓住了；人羣中發出一片叫喊聲和呼哨聲，以及猛烈的騷動，忽然大家都拚命地奔跑起來。憲兵們進攻了。我和我母親被衝散了，我被人羣擁走，遭到人們的踐踏，同時許多馬的巨大的影子在我身上飛越而過。

後來我站起來，躲到一個門背後。一個大漢高舉着馬刀，跨着他的馬向示威的人羣衝了過去。有幾個罷工者死命抓住馬的韁繩，有些人則躲到院子裏去。而在遠處，兵士們槍上裝着刺

刀，排列成一條紅藍相間的行列。這情景活像我祖父所有的一幅表現「佛爾米亞大屠殺」的圖畫。

憲兵們整天都在我們的村莊中巡邏，用一種無禮的眼光從窗口往房裏看。我的母親把窗帘放下來。我們就這樣呆在家裏，呆在黑暗之中聽着那些刺刀撞擊的叮噹聲……。

好些示威遊行者被逮捕了，另外有些受了傷。

這一次罷工堅持了將近兩個月，確數是五十二天。這是可怕的窘迫的兩個月，痛苦和忿怒的兩個月。這原是礦工們的命運：精疲力竭的工作，受傷，礦井崩坍，煤氣爆炸。但是，當他們窘迫到忍無可忍而叫起苦來的時候，武裝的力量就馬上開來鎮壓使他們就範！

罷工期間，我的祖父克來孟·波德利，毫不計較地拚命奮鬥。他是工人階級的老鬥士，巴司里創立的工會一成立他就加入了。我很喜歡聽他講話。他常常向我講述他的生活和他的鬥爭史。說到他的生活，那是差不多全部在煤坑的黑暗之中度過的，但比許多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度過的生活要光明燦爛得多。他的生活，由於他對工會和對工人階級的熱情而顯出萬丈光芒。他所講關於罷工、血戰和奮鬥的永遠新鮮的故事，以及對礦場、工廠老闆和憲兵軍警等的頑強抵抗。在這些緊張熱烈的回憶中，巴司里和儒勒·蓋德的名字，有如迎風飄揚的旗幟一樣響着，正是這些故事和回憶，使我比實際年齡更早成熟！

我的祖父常常痛罵那些「假兄弟」，痛罵那些和巴司里和拉芒丹所領導的「老年」工會對立的所謂「青年」總工會。這兩個工會之間常作殘酷的鬥爭。在法國的諾爾區一帶，存在着舊行會集團的傳統，彼此間的仇視非常強烈，有時甚至於動武。我那時還不了解這種使礦工們互相攻擊的真正原因；但我對於這種熱烈而充實的生活，每天為達到工人的最高理想而採取的英雄行

動，異常崇拜景仰。我的祖父和他的同志們是不知疲倦的；他們跑礦井，跑礦工宿舍，不斷地徵集同志。他們爲每一個人而鬥爭，企圖說服他們；要把這些礦工從冷淡、馴服、無知中一一爭取過來。他們遇到這一部分人的麻痺，另一部分人的疑懼，廠方的仇恨與威脅，以及工人間的分裂行動。「布魯朱派」●的勢力，在古利埃爾和郎斯地方是很大的。我的祖父克來孟·波德利在一九三一年七十一歲時，帶着工會會員證，於執行任務中死去。祖父啊！您在我的一生中，佔了多麼重要的位置！是您領導着我向前邁第一步，使我學會了鬥爭，我現在在這裏向您致敬，您體現了一個鬥士的謙虛、勇敢、忠實、無可非議的精神。

他以滿腔的熱情，熱烈的信念和無限的忠盡來致力於工人階級的解放。他的工資很少，還要養育十個孩子，但他總是儘先提出錢來繳納工會的會費。除此以外，他還每星期掙節下兩個「蘇」來購買他喜愛的報紙：「諾爾的覺醒」。在他的晚年，他總是看共產黨的報紙「被束縛者」。

我們住着一所和一切其他礦工住宅一模一樣的房子。諾爾平原本是那樣的單調慘淡，配合着礦井鋼骨井架，炭灰堆和吐着黃黑煙的工廠煙囪，再加上住房是千遍一律的式樣，成行的排列着更顯得悽慘欲絕。

諾頁爾·郭多在二十世紀初年是一個有三千居民的村莊：全是礦工，冶鍊工人和「納什一稅的人」也就是農民。

在戰前，杜爾日公司的第四號礦井，有一千來個礦工。鉛鋅冶煉廠位置在高德勒運河的岸邊，是屬於馬斐達諾和俾納洛亞礦場的。許多船艇把礦砂運來供給這廠冶煉。

● 參加「老年」工會的人稱屬於總工會(C.G.T.)系統的工會會員爲「布魯朱派」，意即布魯朱(Brouhon)的黨徒。至於革命派，則又以輕視的口吻稱「老年」工會的會員爲「[司里派](basileys)」——原註

那時我的祖父在礦井中工作，我的父親則在工廠裏做工；他在廠裏因常與鉛接觸而染了疝氣病。他本來想逃避礦坑中的沼氣爆炸的，却又遇到了這種病。

在四歲時，我進了幼稚園。第二年，在我的生活中發生了一件大事：我第一次在大眾之前發言。不過應該說那只是在我們學校的節日紀念會上，一種孩子們的把戲。

我在家裏，過的是工人家庭中一般孩子們的平常的生活。到了稍稍懂事的年紀，就該出力做事了，老百姓人家的孩子們懂事的年紀總是來得特別早的。我的母親只靠了父親的工資以及一個小小的菜園和二十隻兔子，來照顧全家的吃用。要我作的工作倒很容易：無非跑到田中去找餵兔子的草，上街買點東西，到大路上去拾糞作菜園子的肥料，此外還得照料我的小兄弟們。

在我們日常的貧困生活中，有時也有一些快樂的事情；那就是鄉村賽會的日子。這種會，我們小孩子們總是很久以前就在盼望着的。只要那趕會的第一輛大貨車一來到村裏，我們就忍耐不住了。學校一放學，我們就跑去看人家佈置木馬戲場，或那些賣貨的木板房子。胆大的就用手指去摸摸木馬的鼻子，去拉拉它的尾巴，那是真正馬尾作的尾巴哩！如果有一個「蘇」去騎着木馬跑一趟，那才美呢！聽音樂，聽槍聲，聽那抽彩輪盤旋轉時的噠噠聲，聽那些會場咖啡館中吃酒的人愉快地歌唱，聽那鄉村歌唱隊的大嗓子，多麼有趣呀！我們這樣過了一天或兩天發狂似的生活以後，日常的生活又重新開始，和以前一樣的灰色……

在我們家裏，和在許多工人家裏一樣，幾乎老是談家常的困難。物價不斷地上漲。一九一〇年九月，在礦區發生了一種反生活費用高漲的運動。

家庭婦女們從這家跑到那家，想組織起來行動。我母親也是這運動中最熱心的一個，她在一個會議上被推舉為諾頁爾·郭多的婦女代表。